



找记者 上壹点

A11-12

齐鲁晚报

2020年6月1日

星期一

思 / 想 / 光 / 华
文 / 字 / 魅 / 力□ 美编：
向平红

【窗下思潮】

唐朝的孤独

□林东林

在我们的印象里，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繁华、最强大的王朝，不但有唐太宗李世民开创的贞观之治，还有唐玄宗开创的开元盛世，它的繁华、它的征伐、它的富贵几乎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。但是却很少有人知道，在这个富足的盛世之下，唐朝人却不乏他们的孤独，这种孤独几乎贯穿这个289年的华丽王朝。

《诗经》里面的人，大多都是出游在外的，无论是踏春还是谈情说爱，都有一个天地自然的背景作为底色。唐朝的气质从一开始，就是通于《诗经》的，比如贵族出游，就像李白《少年行》里说的：“五陵年少金市东，银鞍白马度春风。落花踏尽游何处？笑入胡姬酒肆中。”在春风得意马蹄疾之后，踏花游春，胡姬美酒，其实是把自我放到一个天地中。从这里开始，你会发现唐朝人在那种繁华和热闹中有一种缺席和出走，从社会人际关系中有一种逃离，是回到跟自然、跟天地对话的一个状态里去了。人的知己并不一定是人，人的归属也可能不是来自知己、朋友、恋人这样的对象，或者江湖、道义、君臣这样的关系，而可能是天地和自然万物，一壶酒、一首诗、一段旅行都可以成为自身的承载。

唐朝是跟酒连在一起的。从空间上说，中国可以说是酒的故乡；而从时间上说，唐朝则可以说是酒的故乡。在唐朝的背景里，你会发现几乎每一条河流、每一座驿站，都散发出一股酒的味道，酒是这个王朝征伐前激扬斗志的吹鼓手，也是诗人斗酒诗百篇前文思的酝酿。也许这是因为，那时候的酒度数都不高，他们喝的大多是米酒、葡萄酒，还有发酵后只压榨不蒸馏的清酒，酒精度都比较低，近似于今天的啤酒或者加饭酒，正是因为度数低、喝得多，才能蒸腾出那种豪气。杜甫喝的多是苦酒，而李白的酒则多风流而豪气。“天子呼来不上船，自称臣是酒中仙”，这种豪气是对自然的一种豪气，一种人是自然万物的自觉，他要寻找和安心的正是那种物我合一的亲近。所以李白醉酒捉月，我一点也不觉得可笑和荒唐，如果我们是一个会欣赏死的民族，那么李白的死其实是出于一种真诚，他的死是一种近似于日本人剖腹自尽的美学。

在李白的一生中，他曾有过两次长时间的漫游生涯。事实上，从25岁开始，他的足迹就一直遍布了大半个中国，一个人走在日月山川里，走在历史的田野和时空里。你可以发现，唐朝虽然是喧闹的，李白这样的人也是好热闹的，但他们的喧闹和热闹并不能代替孤独，终究要出走，就像我们现在说的“热闹是一个人的孤独，孤独是一个人的热闹”，所以他们更多时候需要独行天下。再譬如，在李白的酒、诗和流浪之外，黄巢的知己是菊花。唐朝末年，率农民起义最终兵败饮恨的黄巢，有一首题菊花的诗：“飒飒西风满院栽，蕊寒香冷蝶难来。他年我若为青帝，报与桃花一处开。”黄巢是危亡之际作的这首诗，那时他是菊花，菊花就是他，就像元稹说的“不是花中偏爱菊，此花开尽更无花”，因为世间没人能理解他，他只有将一腔壮志未酬付与菊花，以期死后成为掌管春天的神仙，让菊花与桃花开于一处吐露他的心声。

所以你可以看到，整个唐朝都是孤独的，这种孤独并不是一个人在社会人群中的孤独，而是一个人在天地之间的孤独。从初唐时五陵年少出游的孤独开始，到唐朝将尽时黄巢兵败的孤独结束，孤独始终是这个王朝的血缘相传。李白有一种孤独，王维也有一种孤独，张若虚更有一种孤独。李白的孤独，是一种人间孤独，是流浪，是远行，要做酒中的仙，要成人间的神，是一种逃离日常柴米油盐的生活状态，是市井生活困住手脚的世人最向往的；王维的孤独，有一种宗教和出世在里面，是一种归隐，也是一种动荡后的平静，是士子和官宦们解脱的出路，是从朝到野的归宿；而张若虚的孤独，则是一种自我在宇宙中的孤独，这是最遥远的孤独，“江畔何人初见月，江月何年初照人”。要解决的是我从哪里而来、我要往哪里而去。

武则天也是孤独的，她本名武媚娘，即位后自造一个“曌”字，改名武曌，取意为日月当空，这其实也是一种孤独意识，有点儿像张若虚的宇宙意识，一个人，一个天下。宋徽宗也是孤独的，他的签名有一款是“天下一人”，但这种孤独是一种我在天下人之上的唯我独尊，而武则天的孤独则是我在天下之中的那种孤独。唐朝的爱情也是孤独的，李隆基和杨玉环，那么热热闹闹开场，“云鬓花颜金步摇，芙蓉帐暖度春宵”，连皇帝都要被她迷恋折腰到从此不早朝。然而最终却要以马嵬坡的生死作收场，要一个女人的死作为一个王朝前进的开路先锋，这也是繁盛之后孤独的开始。这样的繁盛而孤独，是李白的，是张若虚的，也是李隆基和杨玉环的，合起来都是唐朝的。好的东西就是这样，是不安的，是相辅相成的，一方面可以华丽到穷奢极欲，另一方面也可以华丽到落尽，年轻时“五花马，千金裘，呼儿将出换美酒”，晚年时又穷愁潦倒、凄凉度日，可以是同榻而眠的一朝天子和贵妃，也可以是素颜相见的一介凡夫与俗女。

同是中国历史数一数二的文化盛世，唐朝有孤独，而宋朝就没有。唐朝的孤独是藏在它的飞扬里，而宋朝是小而精致的，它的气质不是孤独的，而是沉溺。因为唐朝不是农业社会的气质，而有胡人和西域的底色，体现着残阳和驼队的美学，就像宗白华说的：“在汉唐的诗歌里，都有一种悲壮的胡笳意味和出塞从军的壮志。”这种胡笳声和出塞的鼓声，飞扬在这个王朝，也飞扬在每一个子民心头。即使江山气数已尽、政权有所更迭，那种激烈壮怀是不断的，孤独也是不断的。所以即使唐朝到了末年，也一样会有黄巢这样的人冒出来；即使弹尽粮绝，被迫撤出长安，转战山东，在泰山狼虎谷战败自杀，也不乏“冲天香阵透长安，满城尽带黄金甲”的英气，和“独倚栏杆看落晖”的我在天地的意识。是因为他气魄大、胸襟大，要与天地并列，这就是唐朝人，而不是宋朝人的山水画作乾坤，在“叶上初阳干宿雨”的朝露中寻找美和寄托，是缩小的、衰微的。小的人生里是没有孤独的。以前有个著名的摇滚乐队，叫唐朝。歌词写得极好，“想当年，狂云风雨，血洗万里江山”，“岁月正华发，宝剑依旧亮，热血洗沙场，江山归故乡”。

对唐朝的繁盛和孤独，我们无论再怎么向往，最后也只能相望相忘。

【如是我闻】

童年的轨迹

□辛然

成年人都走在童年的轨迹上。

每当空闲时，我会复盘自己的行为，逐渐发现一些规律，试图将端倪追溯至童年。或者相反，当我想起一些童年往事，认真地琢磨当时的心境，而后发现它们在当下生活中的蛛丝马迹。这么说也许不合适，因为伴随着成长，大部分行为只是把某些童年做法进行一次比一次精准的复制。当然，我们在不断地学习过程中会进行自我修正、改进，但总有些顽固的部分藏在意识深处，影响着我们的思维。

比如，我大学的时候，忽然发现，原来撒娇是一项十分棒的技能。特别是用于索取和免罚场景时，及其有效。由于不会撒娇，我的童年也就没有索取和免罚的情况。越是如此，越看不上撒娇行为，觉得那是狡猾与不负责。伴随着长大，就形成了老老实实获取，少想门路；挨罚就认，不要求情……此类性格，于是跌跌撞撞走了许多弯路。痛定思痛，我问老妈：“我怎么不会撒娇呢？”老妈一时不知如何回答，我继续分析：“一定是你太严格了，导致我不敢撒娇，多挨了很多揍。……总之，你得反思！”老妈反驳：“这不用教吧！你小时候犯错，我说你，你也不吭声、不知道认错，一脸反抗的样子。我怕你记仇，就干脆揍你一顿……”“哈？我哪敢反抗，我是吓得不敢说话好吗？”虽然撒娇这个问题没有解决，但搞清楚了为何我总是会从挨打发展到挨揍，不能说没有收获。后来某日，我听到老妈对姥姥说：“我闺女20岁了，问我为什么不会撒娇，妈，我也不知道啊，你怎么没教我撒娇呢？”……至今我也不会撒娇，但知道了很多事、人，没有看上去那么强硬，要试着去沟通、交流，少一些照本宣科，多一点发散思考。换一种方式看“撒娇”，便是：谁不希望被温柔以待呢？

通过童年行为分析现在行为令人上瘾。尤其是跟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互相分析，更是乐此不疲。朋友说，她从小就被父亲逼着练钢琴，母亲一直护她，两人就会有争吵。各种类似的事不断发生，长此以往，让她特别想离开父母的家庭，建立自己的家。大学毕业后，她立刻与一位在我们看来并不相配的男性结婚，顺利有了自己的家。婚后十年，经过一些不大不小的挫折，她开始回归父母的家庭，并重新审视自己的婚姻，以及自己以往的各种选择。她说，很多事都可以归结到童年时一个刺激的场景，比如母亲给她买的那瓶还没喝的汽水，被严格的父亲摔在墙上、破碎开来，如此深刻逼真，在脑海中一遍遍发生。这是如今她买多少零食进行自我投喂，都无法弥补的。

说起这些，我们并不是要声讨父母。毕竟他们给予我们更多的是爱，只是不擅长教育和表达。如今，到了我们开始当父母的时候了，事情会变得好起来吗？无法回答。有次，我的小孩提起一件一年前的事，“当时你批评了我一路，然后问我吃点什么，我说想吃肯德基，你还生着气就笑了。”我发现，我对他说的事只有前半段的记忆：我因为他犯的错，被老师叫去了学校，因而十分生气，数落了他半天。我们无法掌控自己能给孩子的童年留下什么样的印记，你想教给他做一个有能力承担的人，他记得的却是俩人一起开心吃汉堡。从孩子的角度考虑问题不容易，他们会对自己在意的事情，发展出特殊的轨迹。但既然我们开始意识到童年的经历对未来有很大影响这一点，相信事情就会往好处发展一点。比如，我的女儿刚学会说话时，就开始向我撒娇，我对此如此开心，并向我妈大声宣布：祖传绝症治愈了！

说起这些，是为了接纳自己。童年产生的轨迹，大多时候不会特别深远。作为具体的个人，并没有“教科书”的标准存在方式。了解并接纳自己，是一个很难的过程。我们时不时会对自己有错误的分析、错误的结论，甚至很多人从未尝试推敲过自己，那如何能平平静静地放过自己呢？有很多负面情绪，正是自我内心的矛盾制造的，让我们痛苦又寂寞，想回到懵懂的童年。那不妨在记忆中回去，另做一番体验，再勇敢地想一下，是如何进行到现在这一步的。绞尽脑汁或者豁然开朗，都将有不错的收获。

【含英咀华】

不动凡心
菩提之花
才敢盛开
上下五千年
飞天入海
不易其鳞
跃过
这宇宙星河
即地
成龙

游鱼

圆明照净
大千世界
东西南北
万亿劫
一笑
而过
宝珠光放
终觅见
自在
我

□杨丽娜